



屏張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國子博士人淮南石光齋編次

德慶州儒學訓導嗣孫張淮續編

德慶州儒學訓導後學廬陵王思訂定

德慶州判官後學閩泉莊楷校正

襍著

說

應制鍾山說

洪武二年正月三日伏蒙

聖恩賜見前殿特承

睿旨命為鍾山之說臣呂寧惶悚不知愚陋伏稽地志茲

石光齋編次

張淮續編

王思訂定

莊楷校正

山金陵之鎮舊以鍾名後避孫氏之諱改爲蔣山前臨大江天設巨壑北俯中原萬里一目下爲沃野原隰衍平磅礴太空渾涵元氣黃雲紫光輪困葱鬱蓋蜿蜒扶輿起坤抵乾歷數萬里者至是而融結昔諸葛孔明振古之豪傑也以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豈不以洛陽天室左伊洛右灑澗茲地之勝東直滄海中涯吳會有如洛陽而是山左右拱揖儼然處尊殫壓東南陵跨西北其勢有固然者矣三代而後楚王埋金秦帝鑿地徒知厭勝之術豈則造化之機既而吳大帝開其基於前六朝主繼其踵於後其間雖有宋武之英雄終莫臻於統一良猶未得風氣之渾全是以僅爲閏位不足以當甚

盛極隆之昌運也南唐李氏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獨宋氏末年金華陳亮以儒者之傑勸移蹕於此地勿都錢塘規爲恢復之計實有先見之明惜乎閭君庸相不能聽從志士至今惜之詎知幾千年鬱積而未泄者始大闡於今日

皇上以英武聰明首出庶物之資適應其期首據形便植爲本根芟夷群雄奄有四海前代帝王之所未有也雖由天授匪自人力而山川神明雄偉瑰竒有待而發百靈會合擁扈扶持信有非偶然者矣

陛下仰承天意建爲南京與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臣之膚謏以爲臨濠重池鍾宙天險乃

陛下啓聖之帝鄉所宜易號中京立之官闕如漢南陽侯
天下悉平民力完富乃營闕洛別爲西京連亘相望歲
時行幸蓋創業於此以乘方來之望氣並建都邑以開
永久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丕基伏惟
陛下神謀睿筭必有處矣豈臣管窺能覩萬一茲蒙

清問敢罄愚忱若夫鋪張山川之奇秀馳騁文辭之綺麗
竊計非

英主所望於微臣而鍾山之英靈亦當喟然而一哂也夫

靜壽說

仁之體靜匪專於靜也故動靜皆靜仁之功壽匪靳於
壽也故歿壽皆壽異說不然也灰心槁形以爲靜深山

之木石也載營魄抱一以爲壽大澤之龜蛇也非吾所謂
靜與壽也真定武君以仁父字以靜壽名齊志於仁者也
非異說也

澹雲說

雍陽趙君從周以平江路教授需次于家憲府交辟名籍
甚方嚮用矣予游溇與游若平生歡以其號澹雲徵爲說
予復之曰君知雲乎夫雲泊乎其容忽乎其蹤若虛若冲
倏西而東彷徨乎岩石徘徊乎林木而悠揚乎太空澹乎
若無心於世也及乎膚寸而起瀰漫萬里濃然而陰黝然
而深蔽虧日光沛爲甘霖人之顛然以望也欲無心於世
得乎今君文學之彬然材氣之純然功名之方至而浩然

也世方靳君若太山之雲之雨天下也而君方以此號而於世無心也可能乎然予聞得失重者智慮惛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君子功名遑遑隨之不舍者是皆無心於功名者也繇君之號觀君之蘊吾知君之不能不爲雲之出也若予之迂薄于世腴方將岩石林木之與居而雲之與徒君之號也於予則宜君何爲而奪予之鳳池乎君拊掌一咲遂書以爲說

劉漢子昭字說

天台劉漢氏質敏而學勤將字以敬其名乃揆諸禮求師命之字則爲端筵以筮之遇乾之賁貞悔皆吉其繇曰是天文也倬彼雲漢煥乎有章昭回于天旁燭無疆大人則

之追琢其相維賢企焉觀天之行自昭明德有輝煌煌利見大人觀國之光字爾以子昭往乃有慶旣字而問其說於晉安張子張子曰吾聞夫水之積氣在地而雲漢上浮于天人之積行隱乎暗室屋漏而善惡應乎千里之外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此之謂歟子昭尚敬之冥冥乎其潛之深也閭閻乎其藏之密也渾渾乎其養之厚也則夫昭昭乎其文之著也其發執禦焉雖按河漢而耀星辰殆未足以喻子矣不然已之昏昏顧欲使人昭昭吾弗知之矣子昭尚敬之以無忘師之命子昭曰諾遂書以貽之

徐清甫三孫字說

儀真攝百夫長徐君清甫其孫三人請於予命之名若字

予疲於卯申不少暇請數數不置則爲言曰士生而柔弧
蓬矢以射四方古之謀帥必惟禮樂詩書之尚文武蓋一
道也後岐而二之始相矛盾名一在伍符尺籍則頡頏作
氣勢視文儒士若敵仇不媚嫉則姍咲者幾希今君介胄
士逢時治平乃知景慕縉紳求美其孫名若字又請之數
出於誠豈不與庸衆人異哉夫禮士冠而序三加之服皆
祝以德責成人焉匪徒羨觀而已矣遂爲名其孫長曰鎮
圭之有鎮昭其瑞也故字之曰德瑞仲曰鏞音之有鏞節
其成也故字之曰德成叔曰鑑器之有鑑尚其明也故字
之曰德明君知美其孫之名若字予蓋期君之孫之美其
德且以禮樂詩書望於君之後也自冠禮廢字始輕美其
字而踐其實者世之所罕也戒而諸孫尚德哉勿忘乃祖
暨予所命之意

定峰說

天下之至定者山也夫孰得而動搖者哉而峰者山之拔
然最高者也予觀齊州之山大華爲最高然而洪河坼之
大氣磔之若齊諧所志巨靈奮手以擘之者山之兩峰爲
之劃焉而中開卻然而欲摧形之剛固不能勝氣之柔者
也至於大雄氏之說也奇哉以爲天地之中有山曰須彌
又最高四洲奠其足二曜經其要八風勁震撼而春撞之
者窮日夜曾不以動其毫毛者其定力大也是以其教自
習定入而授是山以喻夫性者數然也嗟天生而靜也人

性何嘗不定也醉生夢死狂走而顛冥不定者何其不也豈非以圻之礫之震撼而舂撞之有以撓其定者衆耶有能脫然悟彼之不定而我之未始不定也毅然立大者以定之則彼之宿至叢來紛拏膠轕之不定者帖然而自定矣然後起而觀其說之濩然若無所當者無疑也海陵彌陀寺之學佛者立公以定峰爲號因予弟子石仲濂請爲說予借其說曉之曰須彌非有在於汝心不感不驚巍然峩然現在汝前寶藏出焉汝用無盡汝不能定慧何以生跨海覓山了不可得語未竟仲濂請曰吾之教曰仁者樂山曰定而能靜曰靜亦定動亦定與斯說將無異同乎予咲而不荅

心雷說

心雷者廣陵鄧齊賢氏之所自號也齊賢有道術習瓊瑤玉蟾君致雷法既請河東趙郡二先生爲之說矣予交雷敬芳復於予乎求言予無以言也嘗試爲強言之夫陰陽搏而爲雷轟焉虩焉震萬物焉歛乎而龍騰烈乎而山傾是天地之所以神也而人也者能使之由吾心生是非異也乎人之其心一太極也之其身一天地也噓而風呵而露噓而爲雨視而爲日月而皆爲含易之爲也則夫轟焉虩焉而爲雷者烏乎不起於寂然閒然之吾心也乎然則理也非異也有道術者知其然是以窺天地之微握含易之機而致其然也果且有異乎哉雖然易窮理之書於復

靜以閉關於無妄於豫動以對時育物以作樂薦帝屯以
經綸而震以恐懼脩省他若大壯噬嗑不一而足聖人觀
雷之象何莫而非後天而奉之焉者先天天且不違聖人
豈顧不能哉弗爲耳矣若吾齊賢氏其幾於窺天之微而
握含易之機深於道術者乎予何時與之語易哉敬芳以
告齊賢驟然曰君之言焉抑吾教亦然太上以道其次以
術淵默而雷聲吾嘗莊氏之游乎其天也致雷而使物世
殆見吾衡氣機也雖然王方平有云吾老矣漸不喜此將
寂焉聞焉洗心以藏于密乎若無庸言予遂書以求正焉

是爲說

河東張仲華承旨
趙郡蘇昌齡編修

無外說

已丑夏四月王清無外蘭尊師別予富沙徵予說以爲別
予交于無外餘二十年知之深人以謂無外之號濩然大
也予知無外其猶強名乎且夫無外之爲說九州之外九
州復九州也其外莫能旣也萬古之外萬古復萬古也其
外莫能窮也彼以爲有外者陋矣彼以爲無外者未知夫
內外之相待有無之相形無外矣而猶有無外者存也尊
師方將解塵埃垢濁之機乘冲虛漠泊之車以游無何廣
莫之野而駕汪洋廓落之說予何足以造之而何足以言
之顧予間獨自惟以眇然稊米之軀而茁乎郡然逢掖之
倫予生于茲惡乎外形骸予處于茲而惡乎外天地當靜
而居乎一室斂乎方寸寂然不動漠然無朕九州之鉅一

握也萬古之長一息也何有何無何內何外吾河南夫子亦書曰與其是內而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與尊師之旨其將無同乎言未半尊師粲然笑曰予亦惡乎知之惡乎知之授簡命書握手遂別

閑極說

余觀涪陵譙先生作牧牛圖十其始也繩以馭之箠以懼之手之目之心之腹之唯恐其縱逸而蹂躪也夫安得須臾閑哉及其乂也人牛熙熙繩箠不施其閑可知也其極也渾淪一白人牛無跡閑又不足言矣余因嘆曰是與滌山叟看水牯之說其合乎泉之閑元閑極靖上人與余游將別徵余說遂以此贈之且謂曰至道難明流光易徂違違汲汲如救頭燃上人未宜遽閑也余亦方競辰閑得乎晤言有日會觀其極任重途遠惟善努力

月林說

予既爲通守劉君可與記蒼雪之軒君繼請於予曰某也曩仕于秀時秋正中觴衆客于宴舟之亭清樾扶疏金景搖蕩灑色如水侵人襟袖若邀吳仙於廣寒之府青冥沆瀣桂影盡濕若從蘇子過黃泥之阪木葉脫落人影散亂不知有人間世也因自號月林道人願一言以發其趣予笑曰子名軒取諸蘇自號取諸杜專堪興清氣而有之甚矣浙人之尚清致也秀淞郡也其有此固宜今自邕而梧介在南服炎歊所蒸月色爲黃瘴雲稍興林影俱黑向

之清趣不其墮無何有之鄉乎君笑而不荅予爲釋之曰
昔之韻人清士娟娟乎冰壺之秋月脩脩乎瑤林之瓊樹
趣之所寓固于其人不于其境子之月林焉往而不在奚
間乎秀與梧之分哉君視予而笑予亦笑曰古之人盖有
觀於月之爲陰体借日光者而吾虛之以受益觀於木之
起拱把秀穹林者而吾積之以成大是皆取於物以成諸
已則其光霽之無邊生意之惡可已而范文正公所云名
教之樂地在我矣夫豈徒玩物以適情於一月林之清影
而止哉公亦浙產也子其企而可與謝曰敢不敬蚤夜以
從斯言遂書爲記以貽之

雪崖說

廣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王君克廣自號雪崖予使
安南道五羊君請爲之說予曰美哉君之爲號也今夫淒
然爲露潤物而易晞肅然爲霜殺物而過嚴惟夫霽然而
爲雪同雲一色纖埃不生皓月交輝夜若晝明盖堪輿之
一氣無以加其至清也於是時也起視曠野萬里一平至
於千崖競秀嶄絕而崢嶸其氣蕭爽上通窈冥天風颯至
飄粉飛瓊若登仙人之瑤臺玉京琪樹森列而晶熒然後
盡天下之奇觀者矣宜君以是而爲號盖雪取其清崖取
其高誠世間之美名此其靈臺虛白而朗徹殆將無絲毫
塵俗之意其所企慕與人人固相逕庭矣昔之披鶴褰行
雪中訪故人於雪夜者皆君家故事清氣在堪輿者王氏

固專之矣抑予聞轉寒而燠生氣滂然雪非露霜比也廣
東數千里大方面繇唐置節度使爲大府今

皇上肇立藩省選治書周公叅大政獨任之君以材譖貳
贊畫幕府中託於君甚重也蠻烟蠻雨人且病暍其望於
君何如哉君其洒曾中之古雪舉巔崖之蒼生洗滌炎瘴
而生之非徒專清高於一已而止也以是惠其民實以報
吾君公曰敢不敏諸遂書以贈

贊

德淵贊

德淵黃君三山人也山之樵張呂寧爲之贊

致虛而極積水而淵季咸見鯢桓而驚走河伯望海若而
茫然曰玄之又玄矣必也起蛟龍出雲氣雨八埏使物

不疵癘而屢豐年夫然後謂之德全君其問諸黃石之孫

三山之仙

銘

遠齋銘

爲焦仲和攝守作

勿爲一身之謀而慮周乎四海勿爲百年之計而志垂乎
千載是之謂遠德業可大若乃身坐一室心馳八荒目宵
冥而恍惚神眩瞶而飛揚以茲爲遠驚於無何有之鄉嗟
乎萬里之遙起於足下九萬扶搖安所稅駕我銘遠齋君
請擇於斯二者

題跋

題申屠子迪毀曹操廟卷

使世皆中屠駟則漢不蜀魏不帝矣管寧賤孔明天駟生也後天也嗚呼悲夫

書虛谷記後

其歲丙子河中張君所中過予堂邑班荆而飲擊尊而歌若有獲於予心者暨來揚日益親今年予歸自汭則君之墓既宿草矣予泫然悲會其子自牧號虛谷者求予言予不覺喜故人之有子也老氏之書曰致極虛曰上德若谷言以虛受益也進士夏太虛既爲記之矣抑予有感於二者之云於易所謂地道變盈而流謙之旨其合乎君少年時擢憲史閩海道世已聳其風裁同升者皆顯庸焜赫已獨厄於命不獲少見其毫末之奇以歿予之悲之庸非以

其材贏而位誡者耶嗚呼鬱於前必壅於後已不獲見子孫必食其報嗚呼地道之流謙者將不自牧在乎荀卿氏云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自牧其念之哉予當爲故人子屢喜也

跋廣州守徐煥炳文堅白齋記後

在易乾爲天爲金爲玉何也乾也者天之性情也天下之至堅者金至白者玉也其堅其白者其天也堅而或磷焉白而或緇焉者以其人間其天也人能全其性情之天者學也易通之言學曰一也無欲也苟至焉則明通而公溥体用全矣廣太守三衢徐炳文氏仕優益學者也齋以堅白名故予道其本於天者以相之多其學自孔氏也

題宋寧宗爲狀元曾從龍改名遺翰其孫光溥所
藏

臣寧肅觀是卷宋家禮士之隆曾氏祖宗文學之盛子孫
嗣守之賢皆可見則知觀李衛公故物而擊惻者不獨韋
端符也嗟乎後裔尚求念之

題盱江李復禮詩藁

予在維揚見蔣師文所編復禮詩至溫陵見南轅藁嘆其
氣格老成如仙人王方平已不喜作狡獪矣最後讀桐華
藁爲之拊掌大咲曰麻姑過蔡經家固亦能擲米成舟乎
因題而歸之

題湛源卷

佛氏之道柳子所謂合生而靜者一吾心之真源湛然不
動者也一波之動萬波隨之矣明極上人以湛源號照藏
主而元極上人說之不幾於推波助瀾乎翠屏髮僧請爲
伊截斷衆流意斯言亦多矣強書于卷而歸之

題慧上人照心卷

我觀於明月照大瀛海水天上有一月海中亦復然上下
互相照照見恒河沙爾時何以故海波不動故若還一波
動萬波亦隨興了不見月已安能照一切復有執着者謂
水月非真物我種種生亦不能寂照心法應作如是觀比
丘意云何聽我說偈言

題雷子於縣尹所藏山谷書杜詩後

古之賦詩類者皆斷章取義引詩亦然予觀於傳記而知詩之用也寥寥古意於黃太史是帖僅見之嗟夫

題牧牛圖

西域茶師禹出所藏畫卷視之蓋古物也嘉木之蔚然豐草之第然其牟然長鳴返首而顧者一牛也其屹然却立曳牛鼻而迴之者一牧童也師禹徵余書其首則爲言曰古者聖人之教人以乘馬服牛也之二物者非不隆然高麗然大也然馭者牧者絡之穿之不過尋丈之繩而已而二物者俛焉聽命於其首其鼻東西南北惟人所使是何也制之之道誠得其要也是豈聖人私意爲之哉牛之不可以首而絡猶馬之不可以鼻而穿也聖人一順乎二者之美而已初何容心哉理心理人之術亦然是故凝冰焦火神明不測者心也而自牧者持之以敬則存慈寒暑暑從欲易動者人也而牧人者範之以禮則治然亦豈聖人之所容心哉蓋亦順乎其天而已嗚呼由乎聖人之教者將以牧人必先自牧詎可不明其要者乎師禹之先公嘗監福唐之古邑持已以廉而使民也惠民至今頌之不忘余邑人也茲游沈水而見師禹其古人所謂愛甘棠而況其子者乎故因其微言而推古人自牧以牧人之道以告師禹其懋繼先烈哉

襟記

昔歲予按徒明時里承中書命校文汴梁省諸生皆憂予

南士不善騎時同事賀方許寅先駟往三日矣予至真定
追及之歲丙申忝助教復校文遼陽時未畢丁祀同事者
梁庸又先往一生規予從騎謂予不善騎且踰漁陽嶺奚
霄故地皆難行予燭其情不之許亟追至大寧又及之噫
世之不知予者奚止於茲一細事而已哉世之不知人者
又豈予而已哉予爲世道憂也夫

記

天長縣興脩儒學記

代淮東僉憲楊惠子宣作

淮安郡泗州之屬邑曰天長背淮腹湖西大江而履平楚
彌數百里自前代爲朔南交地事會助勦文教率未遑我
朝統四海而一家興學設科勵精爲治至正紀元之六年

寔河間郝侯侑宰是邑之明年政孚聲著廢舉滯興碩瞻
邑黷獨圯弗治大愆無以稱上旨意亟圖新之會金陵孫
尚忠主文學力以是請擔任其勞侯慨然謀之官聯而合
乃捐已之餐錢以倡蠲籍儒之力役以勸衆志胥悅景從
響應據志陳力鳩材庀工化腐而堅易撓而隆禮殿儀門
論堂齋廬東西之廡丹碧黝堊舉以其度復建文昌之祠
于廡之左始九年夏迄秋落成爲工五百緡以五千先是
縣爲社三十有六社有學鞠爲蔬圃具文相治侯始擇民
之童子可教者立官置師絃誦相聞又東鄉氓有某者佃
田一十二頃四畝有畸碑壞籍去奄爲己物租入于學僅
三之一疆貧弱懾久莫能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學履畎

覈隱匿出田爲頃者七爲畝一十有九而贏遂籍于版用
垂求規既事分泐憲僉劉君遵道來請記予爲之言曰士
生三代時畊有恒產學有成規攷之德行道藝不以佔畢
詞章而興賢有定制隆古之治於斯爲盛後乎是而有志
者嚴廟祀使儒知所尊崇室廬豐廩稍使士有所居所養
日肄月稽較其藝拔其尤使賢者有所階而士法視古甚
詳也然而教失而學厖文彌而實喪材茲不逮治亦隨之
君子觀于唐宋氏盖有嘆云今昭代慎選長民以還古治
郝侯祇奉德意以舉學政爾邑起百有餘載因仍之舊用
心寔勞矣矧其地去中州而近水土厚以深風氣質以慤
有受和受采之地矣爾游爾歌相規相誨陶成于詩書興
起于禮樂尚克副侯所望哉於乎教育之不具者令之責
也自脩自養之不力者士之過也甄賢能勵風化茲非司
風憲之職乎矧予忝科目進故不辭而記既以勸理人又
以儆爲士者侯字子榮官承務郎先鈞州同知以治稱大
父企中大夫異樣局總管父克敬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
管世有令名

靜怡精舍記

靜怡精舍者武林李叔成僑而讀書之室也室在廣陵之
闌闔不隘以陋不侈以華疏櫺豁如素壁淨如叔成藏脩
而游息吟諷而獻歌怡然自樂其樂不知戶之外輪相擊
蹄相劇而茫乎野馬之吹人也既扁以今名而命晉安張

昌寧記之昌寧知叔成者也爲言曰夫喧寂存乎人非境之謂也戚所繇乎我匪物之謂也叔成先從其先大夫復初公尹江陰已能滌去紈綺卜築川郭之南圃有泉石松筠室有經史子集其忘年友澹齋劉侯題之曰泉谷小隱而泉石王先生序之江淞右輅韓公叔享暨海內名士皆詩之後居京師之思戊里又能屣視軒裳構草堂以燕處雖夜風雪必延朝士之知己飲酒賦詩不輟也故淮西憲僉王公繼志題之曰聽雪齋仍爲記焉而禮部尚書王公師曾及朝行之舊故亦皆詩焉斯二者皆靜怡之實也今茲之於廣陵亦然豈必效深山之木石而後以爲靜得權上之雲月而後以爲怡哉子知其趣與境俱融樂隨物而寓非有得於問學者曷足以臻茲叔成名繹仲方按察先生之孫可與大叅張公之甥今翰林學士承旨元朴公則其舅也其家世問學淵源蓋有自云

泉石山房記

錢塘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爲勝國故都民物繁夥閭閻櫛比置圃無所而吳山屹立闌闌中兼城市山林之秀其佳麗又甲於錢塘士人郝思道即時築室焉崇石於庭攬泉及霄白雲時來皓月下漫玩而樂之仍效晉人枕石漱流之旨類其藏脩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閱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塘然而世多羨酣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類其樂惟尚志讀

書弗味世腴寂寞以爲徒澹泊之與娛然後能有而樂之
與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居莒之沂水幼侍先大父御史
南行臺父正卿掾江湘行省因僑於是而居焉以鍾鼎之
家膏粱之習顧能脩然於泉石之好茲固世之所尤罕矣
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祿京塵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
也遂以大舉之請爲記之

石室山房記

石室山房者晉人王伯純甫名其僑于橋之居也石室者
何晉屬邑洪洞之鎮也居揚而名晉者何禮不忘其本也
按志晉於今爲平陽郡石室山距郡三十里而近邑治在
焉天黨之所蔓延河汾之所盤繚穹崇而第鬱氣欲壓閭閻

在其狀蓋類嵩少二室故云伯純之先邑巨姓家于其麓
自父始僑居于揚將四十年矣念揚信樂然非予土也乃
築乃構扁以今名牀有橫琴架有古書每坐于斯奮懷故
宇心馳而神徃徘徊而戀馱烟朝霞夕翠蒸藍滄恍乎浮
動几席杖屨間不知身之越河山而旅於斯也徵予記示
後俾弗忘嗟夫古者於鄉不去也有故而去則哭於墓而
行重之也蓋夫子父母魯也而恒稱曰吾宋人先世所本
豈遽忘之哉後之世田弗井授士無士着縉紳左丘隴東
西南北託慶始弗常唐韓公昌黎燕人也而家于鄧宋杜
邾公越人也而家于睢陽吉之歐陽眉之蘇而于穎于常
若此者皆是也槩以古之道其有惻於其心者乎故周元

公之僑于南康也南康無瀟水也公以春陵之水姓其後
焉則猶夫子意也伯純取以爲法是豈不古歟雖然以予
觀于伯純材超卓氣英邁類古人之學又甚文計日當
然掇科第懷章綬過家上冢擊鮮會族里聲光燁燁然晚
歲名遂幅巾西歸指是山曰吾先人所釣遊尚無恙如古
人之不去其鄉未可知也記無庸亟作可乎伯純請益堅
則書以遺之

山隱記

海陵石君玉名閏居之室曰山隱遂以自號蓋絲字以起
義也其姪光霽從予游因見其子子驥焉其貌温温而習
温温也其言恂恂而敏於學也予嘉焉子驥以山隱請爲
記予嘆曰子之嚴君之居於斯也取義於斯肯哉今夫玉
之蘊於石而隱於山也溷於燕璞伍於楚珉含章體素泯
然未顯人豈知之哉然則乎尹旁達虹氣上昭津津然燁
燁然光澤乎崖岵照燁乎林木然後荆之善工始攘臂而
睥睨焉山乎烏得以隱之也蘊諸中也深則夫發乎外也
著宜也火之烈也豈不赫然可怖哉然其燄方赫然於其
上而其色已晦然於其內矣固不待爲烟爲燼而其氣已
索然矣是豈以粹然至温之玉而畀之赫然至烈之火蓋
至於千日夜而不一變色焉於乎的然而日亡闇然而日
章小人君子之徑庭詎不以是哉予雖未識君予知君之
山乎隱而山之終能隱乎君哉君之子之姪之習禮之敏

學翹然一蛻去乎紛華麗厲之習予固未識君而識君之明於義方不變於流俗也審矣於乎玉琢而成器也人學而知道也古之人言然也予何時見君相與索言之遂以其請爲之記

聯桂堂記

古者崇重其人則必更名其居以表異之康成之鄉曰鄭公以其德慈明之里曰高陽以其才王彥方之義其鄉曰君子張嘉貞之貴其里曰鳴珂自漢唐氏則然今杭郡更名吾沙君子中所居之山曰聯桂蓋猶古之意也乎其名聯桂何子中之二子善才善慶同登至正辛卯進士第也郡守嘉之以子中所居之山舊名螺螄之弗稱也故更之以今名子中拜聖天子之寵光樂賢侯之美意而喜二子之克肖遂以扁其所居之堂因山名也夫唐人以登第爲擢桂蓋自郊詵所謂桂林一枝始矧二子之蟬聯於一舉者乎噫亦榮矣抑予聞楚屈子之爲騷以香草比君子而桂與蘭爲首稱豈不以桂爲嘉植孤芳於衆類之中猶君子之特立獨行其脩名姱節垂芳於千載不與草木同盡者有足尚也耶昔我朝之始設科也寓意若曰吾得一范文正公足矣夫范公所以垂千載者匪他焉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之君子之用心焉耳矣祖宗設科固將以羅天下之豪傑而天下名豪傑亦詎肯舍是途而他出哉自始兵來立功立節振起時運者類多從

是出蓋吾進士之崇重於斯世也久矣是故以之樹石題名於太學者聖天子之勸於天下也以之名所居之山者守之所以勸於郡也以之名所居之堂者父之所以勸於其家也吾知予子中之意必不志於榮一時而止也噫士之生世榮賴盡於百年而芳穢垂於終古二子者其尚勉其所以爲崇重之道哉予於子中忝年弟視二子猶子也盡發子中名堂之意而記之亦所以勸也二子其尚勉之哉他日予將屢書焉若夫紀山川之奇勝述室宇之幽邃非名堂大義所繫不書

和樂亭記

鄞故待制吳公之諸孫昆弟三人既分復合同居共爨備其堂曰存義立規約請族叔父二人主之設顯考像中堂率男女序拜而訓以孝弟雍睦禮成於是叔父析居五十年矣喟然嘆曰吾姪行古之道於吾心有戚戚焉吾與姪雖有親疏然吾祖視之一子孫也亦願合而一之以承先志也再議而合則啟元分之廳堂達于中庭告于祖會食男女于中堂闢東軒爲祠堂合考叔祖考之神主其中約以朔望祭以四時男會食堂東楹之勤儉齋女會食堂西楹之敬讓齋堂東軒以訓子孫曰耕誦齋西軒爲叔姪之居曰全義齋祠堂後東楹爲崇尊軒東三十步鑿池引泉蔣竹藝木築亭焉以爲兄弟宗族燕會之所顏曰和樂俾來京師請爲亭之記予嘉其處置纖悉具規約中幾前代

所謂今無古或聞者古有同居不分如張公藝者有兄弟
義讓姪娣姒不敢爲不義若楊播柳開者有少長有禮出
內有規如崔孝芬柳仲郢李相昉者未暇悉論若公藝之
書忍君子猶以爲未盡天下事強爲於一時者固易樂爲
於久遠者誠難使其忍之忍之而又忍之忍之蓄而不化
積之滋久一旦將恐有决裂洩發之憂矣吾讀崇棣之燕
兄弟先陳死喪急難哀隰閱墻之情而六七兩章乃備述
儻邊豆鼓瑟琴飲酒好合之意盖以人之惻隱常發於危
難交至之初而嫌隙每生於親狎無虞之日必也酒食以
將其和聲音以致其樂則動盪交通訢洽無間將不結而
自固斯其爲久遠之道乎是詩也非大聖人孰能爲之吾

聞今吳氏有士章者仕爲海道都漕運副萬戶退而養恬
於是亭也黃冠野服而事田園耽詩書以自娛悅親戚之
情話果爾則倡始而成終吾望於士章拳拳也遂記以勗
之其族叔名元亮能仁其兄弟長士圭吳縣簿次士章也
李天台尉瑛

虛齋記

虛之爲義至宏也天職乎覆不虛無以冒萬象地職乎載
不虛無以畜萬形海長乎百谷不虛無以納萬流萬竅之
於風也不虛則聲無以出萬隙之於日月也不虛則光無
以入萬品萬彙之始終終始於陰陽也不虛則氣無以升
降而消息真用於人也

於火舟之剡水而行於水與夫宮室牖戶車輿器用之屬
微而一鍼之於縷妙而十二琯之爲六律六呂和五聲協
八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一不虛焉其用不行矣何也
凡有物必有內有內必有虛也豈惟物哉穹壤者太虛一
大塊也圓顯而方趾者宇宙一稊米也耳目口鼻皆虛以
爲用也一息不至其用盡廢惟夫統乎兩間宰乎萬有歛
之方寸散之八紘超然而獨神巍然而獨存者一廓然而
中虛者也然而虛與實豈二物哉虛則明明則靈不能實
者不能虛也虛則受受則益不能虛者不能實也易繫洞
曰周流六虛語道之體惟實故虛也咸之象曰以虛受人
語學之方惟虛故實也昔者予嘗讀易至于中孚其卦二
陰中虛全體也爲中孚二陽中實二體也亦爲中孚蓋始
而懵焉終而悟焉程子深知易者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
主則實程學周朱學程故易通曰靜虛動直易贊曰理實
而事虛用有而體無此古之內聖外王之學吾儒用以爲
脩齊治平之具者自夫玄學勝而道喪世也於是語道學
者多諱言虛慮其泥於言而弊也噫苟悟其意言奚弊焉
燕山傳君子通以治易第進士儀朝行著聲實也有年矣
今繇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以其學易之齋命曰虛者徵
予記夫學須靜也齋者靜學之所於也子通知予者予知
子通學周程朱者也知易者也不泥於言者也仕優而學
將以脩齊治平大其用者也予又病夫近之學者弊於言

之泥而意之情焉者衆也故爲索言虛之爲義而徵諸易
噫無子通無以發予之云々也乎

存存齋記

萬物並生乎天地囿於氣者漸而盡麗於形者敝而壞能
存其存者蓋鮮也大塊之在大虛也亦然惟夫妙於動靜
者神而不物也是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則有巍然而獨
存而大於萬物者矣然而天地至鉅而無心萬物至微而
無覺惟一也以能存其存而人焉持吾之藐然而接彼之
焚然者可欲誘其前可畏怵其後可忻可厭可怒可愕靡
來捷出以乘吾之左右於是逐物有遷不克以存吾存而
人翻不物若矣靈於物者得不惕然而深省乎靜而存以

立吾之體動而存以審吾之用存之存之又存之至
於無時而不存焉夫是謂之存存夫子之繫易曰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是存存者吾性之固然而非有待於強而存
焉耳一旦出而推吾所存者以任代天理物之寄處紛綸
盤錯之會當撼搖震蕩之衝理亂之幾安危之際毫釐千
里呼吸勢殊而吾舉有以應之彼之萬變者有窮而吾之
一定者無窮舉不足以撓吾之存存噫斯自古在昔聖賢
相傳開物成務之學蓋若此斯豈味道情術狹量膚識者
能之哉滕郡李公孟幽奮進士敷省臺參大政位獨坐聲
實燁然蓋進於是而仕優務學激勤不怠讀易之齋命之
曰存存云昔者竊聞之三代相業之隆本於學漢唐既降

未之或見焉今公不哆然於有譽於天下者方歛然於有存於一已者命齋之義固本於易繫意其言之重警之至抑亦有取於詩敬之敬之之義易其亡其亡之戒者乎真知聖賢之學哉自兵興來廉恥道缺墨纒葢事習爲故常公以滕國太夫人之薨去位居廬累詔固辭廷議卒不能以奪方將計日持終制而以丞弼起公茲固未足以多於公者而扶倫紀敦風俗有裨於斯世斯文實甚大亦足以見儒者之所存君子以是必公之能保晚節而留不朽也已矧辱年好其尤望於公也深

升齋記

河東皇甫希南徵予記四明高士范君之升齋希南卓犖

少許可予因知范君非庸衆人比戲之曰升齋游方之外者方將控扶搖而上出塵埃野馬之表以升乎沈寥之天而息乎鴻濛廣漠之野身其寄也而何有於齋齋寄其寄也而何庸於名名強名也而又奚以記爲暇日行南城遇希南邀予觀所謂升齋者主人出與語蓋韓康之流也肅客入酒三行出家乘乃知爲故勝國從臣子孫世儒家子寄迹老氏乃爲言曰在易木生地中其卦曰升人見木之升而不知其所以升也及靜而察之萬物之生乘氣機也植物之生夜半之時也平旦而時之露之上於其端者纍纍若貫珠予於是悟焉陽升於子物升於子易之復孟子之夜氣也然而不降不升也不翕不闢也靜以培之虛以

俟之勿握其長而滑其自然復之閉閔也夜氣之養也積而久之無一時而非子而非復也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非知道者其孰能識之君之實謨少師稱遂於易安得起九原與之言哉君聞之若有悟遂請書以記

秋堂記

陳子讀書豫章西麓有堂焉俯臨深清遙攬環翠天雨新止涼颼時來坐而佔畢間焉游息蓋一塵不留凜乎其秋之清也陳子樂之取韓子語而命之曰秋堂云既而以事會之來也起而馳騁乎中原敷歷于潭于汴于浙也十年矣乃以承制作郡于江東之鉛山參謀于賈公之幕府政和平而民悅豫亦可樂矣然而回矚故鄉之舊堂屬時多故雖企予以望之而有邈若異域之隔者乃悵然而歌之曰秋堂之渠渠我夢歸兮讀我書草萋萋兮如帶令我思兮故廬再歌之曰秋堂之悒悒我夢歸兮絃我琴鶴躩兮兮以舞令我思兮故林泊來輦轂縉紳之士聞而釋之曰厚哉陳子之志也然予聞秋也者孳斂之時也堂也者高明之所也孳斂以實其蓄高明以廓其施以大參賈公之賢而佐以吾子之才滌彼煩歎播之清風拯彼泥塗奠之堂宇將見自東而西舉大江數千里而澄清覆庇之斯其爲秋堂也大矣在易之兌爲正秋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子之前日讀書是堂也意其講之素矣前日之學今日之用也尚勉之哉尚勉之哉陳子曰

其之志也敢不敬諸陳子名良字文謙今延授行樞密院
都事尋改知鉛山州從民欲也

河圖精舍記

古之學者靜必有以養其心故居爲之齋動必有以著諸
目故左爲之圖河圖者古之聖人則之以作易故予友滿
子光國之學易也圖之於其齋居之精舍旣以名之復請
予記之予語之曰近代居室之成率記其某山水何歲月
孰營建之事而日記當然也吾將爲子記其事耶今子家
于滕齋于嶧山之陽著書曰某曰某不攻舉子業兵興以
明翰鈐召辭不就起爲秋官主事負外郎退而避地于東
西南北于京師就屋以居糴倉而食未之有定處也顧予
奚以記又曰古者戶牖盤盂几杖之屬皆有銘皆取其義
以示警齋之記猶戶牖之銘也吾將爲子記其義耶則河
圖之著在易書魯論有其名無其數鄭玄謂有九篇亡其
書自孔安國劉向歆班固謂授於羲魏閔朗謂其數十宋
劉牧謂其數九而考亭朱子是閔非劉證以易大傳亦未
的指其爲圖故魏了翁戴九履一其數負疑邵子以九爲
圖謂朱震張文饒精邵學者朱引列禦寇張引乾鑿度及
張衡傳九宮數疑九爲是或又謂即先天圖或又謂與太
極圖合者是或又謂九十皆河圖特有合散之異或又謂
洪範九疇取諸圖其數九其疇取諸書其數十未之有定
論也予又奚以言雖然予於滿子無言不可也夫數原於

理理備於心心一焉而止矣中乎天地者人也中乎人身者心也中乎河圖洛書者五也數起乎中萬事萬化生乎心是故曰心太極也曰先天圖心法也遊而上諸圖亦然蓋昔易之未作圖在天地聖人之心也聖人作易特因圖而發耳圖不出易其不作乎今予之學易固將圖諸心豈獨圖諸日子能因朱子所云圖書相爲經緯者以求群聖人之心苟得其心俯仰之妙契遠近之畢取則萬象森吾前圖無文也無乎而非圖之文八荒在吾闥居靡定也無乎而非居之廣圖奚必乎榮之河齋奚必乎嶧之山也乎噫予言亦贅矣雖然子於易庶乎知進退者世孰能舍子子其將用世矣名遂身退然後歸而精舍以既子盡性至命之事必有授子以真河圖如謝疊山先生之遇異人者予亦志於斯他日南歸過滕相逢於林下尚有微於予言云滿子名尚賓

苦學齋記

今中書參知政事臨川危先生之始游于京師也寓迎陽之里名齋居之室曰說學而學士揭文安公記之時歲行至元之戊寅今廿又五年矣更以苦學爲之名且命晉安張君寧爲之記君寧竊聞諸易允說也其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節以議德行也其彖曰苦節不可貞是故學由習故說由說故樂魯論首言焉過時而學則勤苦而難成記禮者病之豈不以說也者樂之漸也苦也者樂之反也乎

先生持既成之學出而仕盛治之朝遇知於君相致位於
丞弼舉四海一世之人物而陶鑄之盖有大於有朋自遠
方來之樂而無愧於教育英材之樂也久矣始之命名人
固謂先生之已謙今之易其名入又謂先生之愈謙然區
區之見竊獨以謂先生之謙固也而先生非苟爲謙而已
也昔者吾夫子之稱顏子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不改
其樂夫既由說而樂矣而揚子雲曰顏苦孔之卓豈敢爲
異說哉盖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斯顏子之所以
樂也當欲罷不能之時既竭吾才之際亦既見之矣愈企
而愈不及焉不用吾力不可也用吾力滋不可獨得而無
苦於建乎嗟乎非直頽爲然也古昔聖賢皇皇汲汲也兢
兢業業也憂勤而惕厲恐懼而脩省也造次顛沛無一毫
一息之敢縱逸也何也其見道愈大用心愈小也彼二氏
非無見也而張皇矜侈曰我靜我樂也逍遙吾游也猖狂
恣睢卒無所底止君子不學也先生誠有見乎是非苟爲
自謙而強以自苦也雖然人見其苦不知其樂我見其樂
不知其苦之二者盖有並行不相悖者盖有自得難以語
諸人者而先生碩命巨寧爲之言豈以區區之不敏或可
共學於萬一乎夫三代輔相之賢本諸學今先生仕優而
益學固儒者之所幸見而喜稱而况學顏之學希顏亦顏
盖古聖賢所期於人人者而巨寧於先生也庸以是言進
噫謂予爲言而諛夫人之執政者於予求之知也而謂知

先生也乎既復于先生請以是記

無間軒記

其歲至正庚寅始識今翰林侍講學士徐君施畚于溲守汪同年之寓館予固得其爲人嗣是不數數見則聞君以編脩徵不起去歲逆臣干紀君又奮然倡大義夷大難當事無狐疑成功不表暴養恬詞館與予爲同寅予世罕甚知者於語鮮所契與君言輒於心有莫逆然於是又悉其爲人蓋君爽邁而縝密沉深而果決予瞠若乎其後也間語予以所居城南之勝有軒焉俯臨平野迥然曠然外與空際無一嶽嶽磊砢之間乎吾前者而吾心亦與之爲無間予其爲我記之予辭然非記其事不可勉爲言曰今夫道也者一也無間也有間則二矣天地之不息無間焉耳矣日月容光也而窒之斯有所不照矣源泉混混也而壅之斯有所不行矣何居彼固有間之者也然而有間者人也天地固未始有間也聖賢之不已亦無間焉耳矣人也豈不若天地與聖賢哉然而卒於不若者則亦有以間之者矣譬之鏡也而間之以微塵則其明爲之不完衡也間之以輕重則其平爲之徙失是豈鏡與衡之固然哉然則人人之學爲聖賢也無他焉亦去其有以間之者焉耳矣去其間斯無間矣雖然是求無間者也而猶有一間者存焉惡醉而有意於矜莊者動於醉視恬然若無醉者猶有間也處富貴貧賤而有心於忻厭者動於富貴貧賤視泰

然若無預於富貴貧賤者猶有間也蓋傳易艮之彖曰內欲不萌外欲不接是內外之無間也定性書曰與其是內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虛動直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哉程伯子之言乎噫自昔學聖賢者非資豪傑者固不能予觀施畚蓋學而進於是乎夫其樹立其成就蓋亦事至能應而不以動諸其中者乎審如是也之其心固非有待於境也而於是軒亦寄焉耳矣而又記之也奚有有聞而問予者曰子之言過高矣予笑曰予與施畚言子姑去

冰雪庵記

汝寧維山之北有山曰大乘浮屠師北山梓公之舊居也師產廬陵長學佛衡山之福岩寺北渡長淮愛茲山而築室焉群峰環合萬木陰翳水流竹間泐泐有聲炎歊之月陰寒薄人因名庵曰冰雪志其境之幽閑且自表其清苦云既避地來京師仍舊號以扁所寓承旨晉張公監丞撫黃公皆為記其命名之旨備矣而復請言於予予惟師之名庵其有冰雪乎爾蓋寓言也其無冰雪乎爾則亦惡乎無之世之語道自其無形者目為虛繇其有理者指為實惡知夫天地之間何莫而非虛何莫而非實也嘗觀於物矣墮霜能殺物也而雪不能以殺物飲水能病人也而冰不能以病人之二物者至陰之中至陽存焉陰陽固一理也舒而為生慘而為殺靜而為無動而為有虛無虛也實

無實也儒者窮是理也佛氏謂理爲障而豈外乎是理哉
寂而常感陰函陽也感而常寂陽函陰也雖不外乎陰陽
而不囿乎陰陽也無生也而未始無生也寂滅也而未始
寂滅也而世多以槁木死灰目之亦豈深知彼者哉濫乎
兩間無一物而無陽無一息而無生也木之槁灰之死則
生之理息滅始無陽而無陰耳水也雪也至陽之所存生
理之所存也豈槁木死灰之倫哉師名是庵之旨其果出
於此乎如果出於此也夫豈膠於境癖於清苦者乎予觀
師邃於禪爲詩甚清稱其庵名且樂與儒者游於予尤稔
故爲之極言窮理之妙以翼之

蒼雪軒記

曩予宿凌江之驛夢雪堂之仙人與予游於清涼之所於
時秋暑方殷烈如煖焚稍小進則碧鮮連雲四無隙曛雪
焉蒼焉非黃非白非絳非黑續續奕奕紛紜蕭索飛揚委
積䟽樞洞闢潑衣露席翠光欲滴以爲雪耶陽曦炎赫雪
於奚得謂非雪耶髮毛洒淅弗寒而慄俄而見有脩脩然
若衣王恭之裝躡東郭之履飄飄然詩思穿天心透目脅
與雪而俱清者仙人顧予而笑曰是蒼雪主人卯金之子
也予不聞堪輿有至清之氣乎竹之清與雪宜詩人之清
與雪所宜然而雪也非雪之雪也雪之爲雪見覘則減
非雪之雪石爍金流而不能熨昔予過嶺詩高僧之竹軒
曰蒼雪今其以是名軒也庶知慕予者予觀於易震爲蒼

篔其色蒼與雪俱化故其氣涼子其志之予既寤不知其何祥尋道于邕通守劉君可與善爲謀其種竹之軒曰蒼雪請予記恍若神遊所覩者始悟予曩之爲正夢也爲道仙人之語且勗之曰夫天以堪輿清蒸賦於人非欲其獨清於一已而止也

皇上以千里重任分而屬諸子于雄于邕今于梧不踰年而三命

德至渥也子其舉炎陬瘴徼病暍瀕死之遺氓內之清涼之所然後洒子之軒之蒼雪洗濯而蘇醒之則子之爲軒洞然我闔不既大矣乎夫豈一竹一雪之云乎君躋予言則書以爲記

訥庵記

予奉

旨使安南道廣東行省從事觀子毅以選爲輔行君世代北簪纓家才通敏而志明銳於事咄嗟皆辦集於左右周旋皆中節於史氏書纏纏如貫珠時出爲詩泊安而有休間請於予有讀書之室名以訥庵前左必番易周君伯溫爲篆其額願申其義以自警予嘉其仕而不廢於學也爲之言曰子之名庵繇字而起義蓋取諸魯語夫子之所謂訥者言人之賦質近仁者耳子朱子釋之曰訥遲鈍也異時又曰君子欲訥於言此則爲學者言子思子於中庸曰言顧行曰有餘不敢盡正以釋訥於言之義也今夫訥於

言者異乎人之易其言者也利口捷給佞如湧泉固非訥也結舌緘默噤如寒蟬亦非訥也惟夫欲謹於言如手挈瓶弗輕於瀉如持強弩弗輕於發若是則不言則已言乎當理而寡尤矣世之學者常患恃美質而怠於學誦聖賢之言常患於得其言而弗悟其所以言嗟夫吉凶之樞機係乎言賢愚之軌轍由乎學方今用材一洒前代循資之弊子毅之顯於時無疑也仕優益學予尚爲子勉之予耄矣欲訥於言未能也奚以爲子言昔者子程子四箴之一發明聖師告頴子非禮勿言之旨詳且切矣予申爲誦之

曲密之房記

京師之崇真官毛真人叔達與予好也爲其弟子長樂林

真士請記其曲密之房予堅辭請不置則問其制何居曰房在龍虎山上清宮洞玄院中院造於其祖耕隱錙公而房尤號雄偉前當雷壇林木翳如上清常禱雨焉後直靖通觀鶴歸亭則三十代天師常煉丹焉瓊林臺峙其左外史薛玄卿所築象山巋其右則林先生讀書之所也其境又絕幽邃問其名何以曰真士幼穎悟嗜詩好琴而攻畫學士虞公第其山水慕董元巨然墨龍方董羽而扁其畫室以是名人罔測也予讀道經見有所謂曲密之房蓋道家所謂天尊雷祖領諸真宰所游者虞公以是名之顧予記之何敢也請以儒者之旨言焉曲密之名意者其猶韓子所謂繚而曲窈而深之義乎大抵古之妙於畫者多得

幽閑寂寞之中而超於筆蹊墨迹之外故有閉戶不出者
有解衣盤礴而羸者夫其居幽則其心靜心靜則其神全
神全則其趣悟真士之迹蓋進於道矣虞公之之意其或
出於此乎叔達又爲予言真士多居山中先天觀或乘月
登天風雲外凌仙人罔歷塵湖聖并陟琵琶諸峯若將遺
一世而覽塵外者出而觀錢塘潮探會稽 允攬山川英
華予同其鄉固未識而必其一悟若予

暉字汝玉天師命主福之紫極宮兼怡

虛觀未就以

大宗師命今住長樂東華宮佑聖觀真士老參政危先生
稱之也其先世有諱運者南唐兵部尚書淮南節度使云

知愚齋記

真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予使安南道
是郡君雖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
嘻予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審之愚
智自全也顏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
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 其爲愚也故
欺於人而爲詐狹於己而自用斯其爲 也苟知愚焉
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而不私好名而已
甚是故察見淵魚古人所忌黑白大明識者憂之聰明絕
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今予之贊畫予茲也舉十九
年流離殘苦之遺泯飢飢而煥寒之數千里魁結文身之
擴俗皆馴援而帖伏百萬兵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

從政者不能也子其果愚乎其不愚乎今子自名以知愚
予何以處子識時而通務非柴之愚也冬時而需用非窳
之愚也非徒知之亦允蹈之仕優而學子其志顏子之如
愚乎語云用之則行實而若虛子非顏焉彼學乎諺有護
予許人之已汰者則其語之曰儒先不云云顏何人哉希
之則是君謝曰敢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古田縣臨水順懿廟記

古田東去邑卅里其地曰臨川戶曰順懿

姓陳氏肇

基于唐賜勅額于宋封順懿夫人英靈著于八閩施及于
朔南事始未具宋知縣洪天錫所樹碑皇元既有版圖仍
在祀典元統初元浙東宣慰使都元帥李公中寔來謁廟

瞻顧咨嗟命廣其規未克就緒乃至正七年

陳遂嘗

掾大府慨念厥初狀神事蹟申

廉訪使

親覆其

實江浙省臣繼允所請上之

公頌顯
嘉命

會遂以光澤典史需次于家

致力廟

抵迓殊渥帥

諸同志請于監邑承務公觀

示上下翁合

軸俸倡先雄贊鉅產聞義悅從禴禳祈

不者惟忻

樂施遂斥金楮鳩工徒新作香亭外內者二六神祠生成

宮各一重脩儀門前殿後寢梳粧之樓下馬

偈之亭像

設繪飾丹漆朽填之工咸極精緻前甃石

浚水渠以殺潦勢又闢生祠以報承務公

亥秋迄戊子春落成壯麗輝煥林心駭目

聳觀以為有廟以來未觀斯盛殆山川炳靈
人與時勃然奮興者也請為記之呂寧

神垂鑒持
有神光

耀寓內若莆之順濟漕海之人恃以為命

凶家甚

大綸言存降褒崇備至今順懿夫人禦災捍

應若影響

於民生有德豈淺淺哉廷議必有處矣遂也

出心力因

時建績民不勞勩亦可謂難已遂記其事

以詩曰瞻

彼臨川新宮峩峩六珈象服如

生神能大

之維民敬祀遐不愛之峩峩

于彼

心同然杭稻滿家既多牲酒

不殫不

殯民生振振何千萬祀事我明

古田縣增廣城隍廟記

郡邑皆有城隍祠繇唐始古田祀順

劉侯報

本也吾閩自無諸扶翼漢室民

例斯邑

未造劉侯華路山林迺疆迺

風氣日

開富庶以教公卿輩出科第

改曰

田李公之化致然水木原本

公之澤屯

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者歿則祀之侯

烈光昭圖

謀視古之祀法奚其愧夫豈他郡邑可比

在邑西麓

嘉定加前號提封百里寔與長民者共理之

此生人除

其邪侵雨暘祈禱有應如響革命初邑罹

靈蹟益顯

邑之吏民念無以報侯惠迺大德八年

謀即侯之

祠增廣基地拓前墉以致其敬鑿月池以

秀伉儀門

以偉其觀立協殿以明糾察屋二以奉禮也
為飲胙之所圮棟腐瓦成易其舊至順中
孟顓丞胡公薛徹二宰咸孚誠意贊導創
之官以昭其崇嚴像設俱新黜聖交煥訖功
於是高明完麗稱侯之功烈與吏民尊祀之
成是役者邑人陳天益何公益高天益
之呂寧策名一第寔侯陰相之顧
而迪民志哉抑嘗聞天地之明古不
人一理也幽顯無間也心不
求福也侯之嘉惠是邦豈有既
母諂母瀆尚母為神之羞是為記

臨江府管轄記

臨江郡當東西二廣之要衝
務繁比仍兵燹鞠為荒墟既
淵衷慎選良牧於是建昌守
是府公既視篆任勞徠撫安
乃雜草萊除瓦礫碩惟府治燬靡一
勵絲毫不擾民用謹趨經始於丙午歲某月
某月三皇先聖治教所先廟舊頽圯真然
郵傳之館以次並作繕營津梁平治道路
俱舉手時同知張士俊通判魏某經歷
心均慮克相于成今將更而入

祀亭一以

尹趙公

曹司

壬元丙子

募財買地

謂呂寧記

以敷神休

正焉爾神

必責所以

知

家

父督

加于丁未

稷之壇

以百廢

字其協

觀也吏民感悅皆留不獲眷懷德惠將勤
可若泯而不書則來者曷勸廼守禦官
衆欲懇請余文適使日南道聞輿誦喜洽
奚幸也筆簡牘俾後有徵焉公名貞發身膏
聲

廣州衛旗纛廟記

皇帝奉天承運迺大正四方合上南

廖公戡定百粵今江西叅政以廣

紀元之四月公總率大軍建

平山南龍潭諸寨十一月開廣

月有

甲不

松爰因

八而生民

以至有治

章政事

歸洪武

二月

二

肯大都督府即所治後立旗纛廟

春驚蟄秋霜降祀以大半天下

京師典禮如之於是同知廣

副使張仁傑協心恭命度材是

廣東四月平章公將入覲於具亦知

督以勸邁底奏功面勢端嚴構締堅壯

衆曰粵昔雲氣爲旗創自軒后茸頭建纛助

迄今用主帥律訓齋顏行摧堅破銳有神

寧壹之日益儲戎備以戒不虞蓋取諸易

聖謨宏遠矣凡我攸司仰祇

睿筭嗣守敬共特祀蠲潔俾神顧享祛

祀

推揮

肇立于

某寔來以

必遂告于

嚴秦縣漢

夕當華表

靖炎徽

庸固我國家丕丕基于億世茲惟懋哉
中顧文昱員外郎王某都事朱傑贊
潭移戍與有庸焉衛知事劉時和督其
鎮撫張祐也皆宜書

墓誌銘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

可手

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

曼容宋蘇相國訓子孫守

常公婿于陳府君寔先宜人

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

及陳氏惠賜之

設有耀焉

諸序曰君諱憬

考壽號可山世濟其學

夙慧讀書一再過輒成誦

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志未

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輿馬舉

業而大之婿同縣蔣氏家蔣故多貲君

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朔必歸省母唯

君為門戶翁喜之書券分田宅三

取祗先所與奩田二頃邑士多之

學道院山長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

文原在儒臺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數

者稱焉數月丁內艱尋喪內助還舊

為養之祿不訢音親復未能後政以致君

薄田百書以自給足矣而吳屑屑往來

以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

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後二年丁酉

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

不屈而博信急義周窮恤患

薄奉而輕貨重禮為酒食

儻善論談來者見

且友蚤情好最篤

言識

淵深相念

間數相過從命

累日緬

道山學博行方少

善

就恬淡平實樓卒無嗣祠

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

放失得若干篇為二卷曰學

遺藁

慕靜存動察之學將由博以至約又旁

者別號了心居

其墓次男子子

瑜也

既屋江左大家巨室率與之俱替而長

年兵燹盈海內縉紳顛踣不可勝數獨

壽康紀歿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
於君也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
世用天將大其宗可有文能繼志不
謂其信然乎歟近者泐泐不往者存
蕃吁嗟陳君惟敦我銘斯文以俟

徐母真氏墓誌銘

故宋叅知政事西山先生浦成真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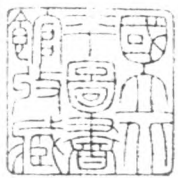
妻同邑徐氏諱時懋字宗

世祖也文忠私淑朱氏

厚文公歎其居書

臨江必見諸徐

氏家聲





P40后缺

